

# 冰河之恋

■郑茂琦



插图:赵建华

## 窑洞见证

■宋 鹏

### 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在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里,有一排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教员窑洞宿舍。这是一排低矮的窑洞,斑驳的墙体透露出岁月的痕迹,散发着一种独特的历史韵味。由于年久失修,这排窑洞有的被风卸去了窗户,有的房前地面露出了残缺的红砖,有的屋顶有了裂缝。在窑洞外墙上,依稀可见“忠诚党的军事教育事业”几个大字。

这是党和军队在新疆创办的第一所军事院校,前身是原新疆军区军政干部学校。官兵当年在荆棘遍野的荒芜之地白手起家,艰苦创业,建成了以窑洞和平房为主的第一代营房,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西部军校第一建筑”。

如今,其他建筑都被拔地而起的营房取代,教员窑洞宿舍作为遗址被保留了下来。前些年,本着修旧如日的理念,学校对教员窑洞宿舍修缮加固,进行陈列布展,成为开展思政课程教学的重要场馆,挂牌命名——“铸魂窑洞”。

踏入“铸魂窑洞”,岁月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,一件件简朴珍贵的展品、一份份详实记录的资料、一张张泛黄的照片……置身窑洞中,一幅办学育人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。墙上挂着教员当年备课用的军事地形学地图,桌子上摆放着书写工整的教案,一笔一画体现着教员备课时的专心和细致;那一幅幅手制的教学幻灯片,见证着老教员们在三尺讲台上的辛勤耕耘。

“铸魂窑洞”里,还陈列着司南讲师的雕像。司南讲师,入伍从教18年,一生只干一件事,一生敬畏肩头,立足三尺讲台锻造卫国戍边“钢钉”。在组织上确定他病退的情况下,他仍然强忍病痛坚守岗位,直至献出41岁的年轻生命。司南讲师牺牲后,上级追认他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,追记二等功。在“铸魂窑洞”前,放置着6座书形雕塑,分别展现教员身上具有的蜡烛、园丁、灯塔、春蚕等精神。

学校还在“铸魂窑洞”前面的空地上栽种了独具边疆特色的天山雪松、绿洲白杨、戈壁红柳、沙漠胡杨4种树木。天山雪松傲岸雄健,挺拔肃穆,如同待命出击的长矛骑兵。绿洲白杨横站成排,竖立成行,英姿挺拔,像是荒漠绿洲上的哨兵、大漠风沙的抵御者。戈壁红柳单株像盾、成片像墙,没有伟岸

的身躯,没有婀娜的身姿,却有着最执着的根系和最顽强的生命,任朔风席卷,盐碱侵蚀,依然用自己的身躯与戈壁紧紧相拥。沙漠胡杨生于茫茫沙海、挺立于漫漫戈壁,被誉为“生千年不死、死千年不倒、倒千年不朽”的英雄树。这4种树,不象征着一种在毕业生身上,在戍边守防中,表现出的坚韧不拔、不屈不挠、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的品格吗?

岁月悠悠,薪火相传,新时代的春风已润泽天山。每逢新学员入学、毕业学员离校,学校都会在这4种树下开展主题教育,让大家立下戍边志,铸牢戍边魂。教员们经常在司南讲师的雕像前开展集体课和现地研学,探寻立德树人、为教育人的基因密码。

我们来时,恰巧一堂思政课正在“铸魂窑洞”里展开。一群整齐列队的学员将目光聚集在王教授身上,思绪被王教授的讲述吸引。大家不时讨论着,追寻前辈的奋斗足迹,一起回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从老一辈军人的精神品格中汲取成长的力量。

## 向日葵盛开的地方

■田佳玉

###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吃过晚饭走出食堂,十几名女兵组成的纵队,迈着整齐的步伐,穿过浓荫掩映的主干道,拐过夕阳斜照的训练场。晚风轻拂过她们齐耳的短发,给这个直线加方块组成的营院,增添了几分柔美。

跟随着她们的步伐,我来到位于营区一角的女兵楼。走进楼道,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与营院里的其他连队不同,秩序井然的女兵宿舍明显多了温馨的气氛。

指尖触碰键盘的声音吸引我走进训练室,上等兵媛媛和她的同年兵正在练习打字。见我进来,她腼腆地站起身,搬来凳子招呼我坐下,紧张的红晕悄悄爬上了脸庞。

“别紧张,我就是来聊聊天,想听听你们的故事。”我赶忙解释道。

“我们每天就是训练,没什么故事。”媛媛低头轻声说。

“听说你们去过草原驻训,肯定有很多新鲜事儿。”

提到驻训,训练室里的女兵们立刻打开了话匣子,并打开电脑里的照片给我看。

“去之前只听说驻训苦,可没想过这么苦。”一下车,周围的环境便让姑娘们吃了一惊,一眼望不到头的荒原上孤零零地矗立着一排集装箱。

不等缓过神来,营区基建的重任便落在她们肩头。驻训地于草原深处,所有设施都需要自己搭建。

“我还用收集来的铁架子和塑料布,给集装箱房做了个排水系统呢。”上等兵姗姗神气地指着照片说。照片里,她手拿焊枪立在梯子顶上,正抬头认真琢磨着什么。

“电焊你都会?”我诧异地问道。

的几颗星星,但它们异常明亮,就像是闪耀在树梢上的明灯似的。

连长往火堆里又添了一把柴,继续讲道,他从入伍到提干,除了在外上学的两年时光,在连队待了11个年头。连长说自己当兵时也害怕孤独与寂寞。每天夜里一吹熄灯号,营区就陷入黑暗中。好在有白雪、森林和天上的月亮、星星与自己做伴。站夜哨时,他看到月光照在雪地上,反射出闪闪的清辉,眼前忽而是亲人那熟悉的面孔,忽而是家乡那郁郁葱葱的山川旷野,忽而是边塞冰雪茫茫的天地……

连长说,有老班长望着天上的繁星告诉他,天上有多少颗星星,人间就有多少动人的故事。当兵的人应该做星星,虽在夜空中默默无闻,却持续发出光芒,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### 三

连长的故事一直讲着,那夜的风很大,很冷,火堆的火苗一颤一颤的。坐在火堆旁,金子感觉那团火就是连长跳动的心,有一瞬间也照亮了金子的心和眼睛!他从心底敬佩他身旁的连长。

“今天让你们跟着我受苦了,我向大家道个歉!”连长随后话锋一转,接着说:“但是战争不会选择天气,下次遇到这种情况,我还会这样做!”

金子早就知道连长脾气很倔。连长左臂因为训练伤,总是习惯性脱臼。在一次400米障碍考核中,由于手臂再一次脱臼,连长从云梯上摔落。可是他就是不肯放弃,咬着牙连续3次返回云梯起点尝试通过,但因左臂用不上劲,一次次摔下来。全连官兵心急如焚,几个战士冲上前去,架起连长帮助他硬是把一根根横杆攀了过去。接着,他铆足力气狂奔,在战士们热切的目光中冲向终点……

那个夜晚,金子本应该意识到连长的腿伤复发了。连长的军事素质非常过硬,跑起来又快又有耐力,怎么会跟大家一样累得走路一瘸一拐呢?连长前段时间可是刚受过伤啊。冬天燃料不足,他带着几个战士去林子里打样子。在往路边运木头时,有一根树干又粗又长,四五个人试了几次都无法抬动。连长见状拉响油锯,对准树干中间,哧哧地锯起来。可脚下的积雪经过刚才一番折腾,滑得站不稳,再加上连长压锯太用力,突然他脚下一趟超,小腿被油锯划出一道大口子,顿时鲜血直涌。战士们赶快把他送回连队,军医在伤口处缝了十几针。

事后,连长的爱人责备他说:“你就恋着你那个‘家’,为打个样子腿上留下那么一大道疤值得吗?”连长却笑着说:“为了连队,留个疤又算啥!”因为担心他不好好养伤,连长的爱人才请假带着伊伊千里迢迢来看他……

这时,林子里窸窣窸窣传来一阵声响,让战士们不由得紧张起来。连长用那双沉静的、火焰般明亮的眼睛扫视了一遍大家,安慰道:“别怕,咱们有枪,而且还生着火呢。”

子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坚持走下去。

走完那条巡逻路时,当天返回营区已经不可能了。四周一片漆黑,谁也辨不清方向。连长带着他们钻进界河边的山林。这时雪停了,星星出来了。在星光映照的雪地上,连长生起一堆篝火,让金子赶快把湿透的衣服脱下来,没想到这时拉链已经冻住了,烘烤了好一阵,才慢慢解开。

寂静的桦树林里,只听火堆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,散发的暖意让疲惫至极的官兵都打起盹来。金子更是因困眼睛都睁不开,一合上眼,身体就不自觉地往火堆上靠。

连长把战士们全都叫醒,叮嘱大家不要睡觉。就是在那天夜里,金子听到了关于连长的许多故事。

连长的爱人前不久带着女儿伊伊来连队探亲,但大雪封山,界河也还没有冻结实,不敢行车,她们娘儿俩被挡在了距离连队最近的一个单位。她们在那里一连等了十几天,天天到界河边转悠。时间在一天天焦灼的等待中流逝,她们最后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启程回家。临行前,伊伊打电话说,她把爸爸给她买的布娃娃放到了河边的界碑旁,盼望春天冰雪融化,爸爸带队乘艇在界河巡逻的时候,布娃娃能替她见到她思念的爸爸……

### 二

连长讲故事的时候,一直望着战士们,眼神严肃坚毅,又像涨潮的大海一样蓄满着深情。战士们看着身旁那团勃勃燃烧的火焰,盼着连长继续讲下去。

连长说,自己一直有一个习惯,不管谁站哨,他都会雷打不动地查岗。哨兵就是部队的眼睛,边防线上每时每刻都需要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。接着,他提到那次金子站哨的事。

那天凌晨,他查岗一到哨所,军犬就朝着他跑过来,亲昵地围着他打转。他一眼就瞅见金子正举起斧头把一个个木杈子劈开,往锅炉里添。当连长心里正欣慰的时候,突然发现,金子肩膀上啥也没有,他没背枪!连长立时起了个念头,几步攀上哨楼,果然在岗哨旁发现了他的枪。他背上枪又悄悄从哨楼下来,叫醒哨长,吹响紧急集合哨。

当金子在哨楼前集合的时候,他猛然发现自己的枪挂在连长身上,一下傻了眼,低下了头准备挨批。出乎金子预料,连长并没有训他,而是耐心讲解执勤不规范会带来危险。

火光撕裂了黑夜,也映红了连长和大家的脸。金子记得,那天连长说完后突然蹲下身子给他系鞋带。后来,连长走进哨所,习惯性地把他放到暖气上烘烤的棉鞋,拿起来仔细检查,一下就注意到金子那双磨平底子的棉鞋。连长把那双鞋递给哨长,什么也没说,沉着脸走了。第二天,连长让哨长给金子捎上来一双新棉鞋。

有那么一阵,连长也许是累了,不再说话,目光穿过密密的白桦树树梢,望向夜空。金子也抬起头,视线中只有不多

### 精短小说

生活,远比小说神奇

祖国北疆的原始林区属于高寒地带,这里的冬季寒冷且漫长。我是在冬天乘车进山的,一路上看不到人烟,窗外尽是白雪皑皑的原野,一望无际的林海和连绵起伏的高山,还有不时蹦跳着越过路面的狍子、野鹿。快到连队的时候,我就远远地望见那条细白的冰河。那是官兵日夜守卫的界河,滔滔的河水这时早已安静下来,曲折蜿蜒地依偎在连队和哨所旁。连队的官兵就驻守在这大山深处。

在连队荣誉室,我终于见到了金子班长。当我走进荣誉室的时候,我就注意到那尊立在台柱上的半身人物铜像。金子一直面向那尊铜像笔直地站着,沉静地向我讲述起那个白桦林里的夜晚。他注视铜像的目光是热烈的,火焰一般灼人,而我也随着他的讲述一次次望向那尊铜像。

### 一

金子一直记得那个夜晚。在他的印象里,它就像一条在夜色中映着星光的界河,将他和他的过去隔开。

那时,金子还是一名上等兵。几场大雪袭来,大地就进入滴水成冰的寒冬,山山岭岭,一片银装素裹。因为前几天上哨的时候犯了错误,金子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所以这次跟着连长在风雪中巡逻,他特意穿上新棉鞋,在白桦林穿行时努力跟上连长的步伐。

那天的风势格外凶猛,漫山遍野回响着风雪摇撼森林“吱吱嘎嘎”的声音。连长一直走在前面蹬雪,金子则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后面。大家每走一步都很艰难,汗水湿透衣服,立即就结成冰,再继续往前走,身上就会发出玻璃碎裂般的响声;嘴里的一点儿热气刚刚哈出,就挂上眉毛和睫毛,凝成了霜……

穿越林海到达界河边的时候,风雪扫荡着暗夜中的冰河,天地间灰暗一片。金子心里有些害怕,恐惧渐渐像冰水一样流遍全身。他壮起胆子向连长提议返回,连长严肃地说:“就算巡逻计划可以改,但边境情况你能预想到吗?下雪天就能不巡逻吗?”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,金子也被连长训得低着头,脸上像起了火。

快要到达界河上的巡逻点时,在一处积雪发暗的冰面上,金子不小心一脚陷了进去。他后来才知道那就是“清沟”,因为冰面底下不断有暖泉往上冒,所以一直冻不结实。尽管连长疾手快把他拉了上来,但金子的棉衣早已湿透。迎着寒风一吹,就如同浑身上下披上一层冰甲,他的身体连同身体里的每一根骨头开始冷得瑟瑟发抖。

为了防止发生意外,所有人身上都系上了绳子。金子觉得,那根绳子代替语言成了连长与他交流和表达关切的工具。有那么几次,要是没有那根绳子,金

